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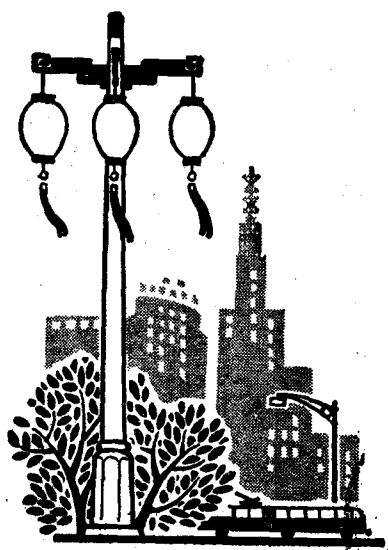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上海的故事

XIN SHANGHAI DE GUSHI

1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新上海的故事

①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新上海的故事①

本社編

夏书玉繪图 張之凡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78 (高小、初中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7/16 字数64,000

1964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8043

定价：(4) 0.26元

写在前面

亲爱的小讀者，大家在讀了《旧上海的故事》之后，曾經熱切地問道：“什么时候可以讀到《新上海的故事》啊？”現在根据大家的要求，我們把《新上海的故事》編出来了。

《旧上海的故事》写的是解放前的事；《新上海的故事》写的是解放后的事。

上海解放十五年了，一定有許多好的故事，可以說給大家听。可是，上海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，地方那么大，事情那么多，要想全面地、系統地把好的故事，一样一样地都讲出来，是不可能的，并且有一些大家也不一定听得懂。所以我們只是从那些大家容易理解，而又能看出上海的新面貌的事情中，选了一些故事，告诉大家。

这些零零碎碎、星星点点的故事，对全上海來說虽然是一鱗半爪，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，从这些故事中，也能看出新上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；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設面貌；上海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面貌。

这本书里收集的七篇小故事，写的是南京路、黄浦江、吳泾化工厂、崇明……还有儿童艺术剧场。我們在編完这本书

之后，还想再編几本，陸續分冊出版，让大家对新上海有更多的了解。这一本是《新上海的故事》的第一冊。

亲爱的小讀者，你們讀了《旧上海的故事》以后，再讀《新上海的故事》，有些什么感想呢，对編輯《新上海的故事》有些什么要求呢，希望大家多提意見，写信告訴我們。

編者

目 录

写在前面	1
------------	---

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	何晓倩 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黄浦江上	高云升 16
------------	-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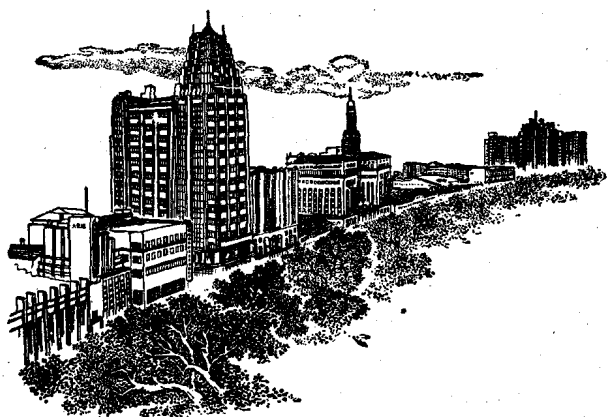
吴泾化工厂的诞生	张煦棠 38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夺粮战士进军记	徐开垒 57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捕鱼的战斗	好 知 74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发电厂里的日日夜夜	吴关荣 郭有成 9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在儿童艺术剧场周围	侯霭萍 117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

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

何晓倩

离开现在整整十五个年头的1949年5月25日的拂晓,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匪军还进行着最后的挣扎,南京路永安公司的一位青年店员,冒着敌人嗖嗖横飞的枪弹,将一面解放的红旗插在永安公司最高的楼顶“倚云阁”上。在南京路的另一家大公司大新公司(第一百货商店现址)的楼顶,人民电台第一次向全上海、全中国、全世界发出雄伟的声音:上海解放了!从此,这条驰名中外的南京路,结

束了它因南京条约从花园弄改名为南京路的屈辱历史，获得了新生！

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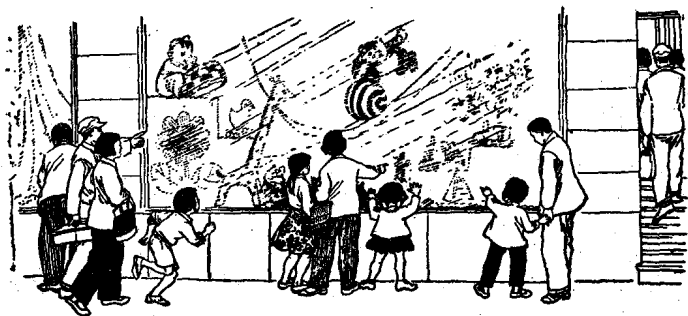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，放眼一看，使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哦，原先宽狭不一的车行道，随着有轨电车轨道的拆除，已经全部筑成了十三米宽的路面。原来只有一、两米宽的人行道，现在也全部拓宽到了三至五米。原来布满马路两侧上空的高压电线，和矗立在人行道旁的红色消防龙头，现在已全部埋进地下。连绿色邮筒，也移到支路上去了。这里，原来的电线杆，高矮不一，有圆有方，有木头的，有水泥、钢铸的，现在改成一百零三根规格一律的国产圆形钢杆。淡灰色的杆子的顶端，新近悬挂起一盏盏新型船形荧光路灯，入夜发出乳色的光亮，和耀眼的霓虹灯交相辉映，把整条南京路照得如同白昼……

“嘟，嘟……”一辆巨型绞接式二十路无轨电车，缓缓地趟滑过平整的路面靠站了。这是国产最新型的无轨电车。在它身上，找不出一件“外国货”零件。瞧！那紫红与乳白两色相间的车身，车头上“上海”两

个银色小字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坐在车厢里，那海绵垫座位美观舒适。行车又是那么平稳，没有有轨电车那种恼人的噪声。记得十五年前，帝国主义者滚出上海时，曾经嘲笑过我们：不消两年，南京路上将只有轨道而没有电车。可现在呢，和帝国主义者的愿望相反，南京路上有电车而没有轨道！

现在，二十路无轨电车，从静安寺到南京路外滩，只需二十六分钟，比有轨电车快。每辆车可乘一百八十人，容量比有轨电车大。高峰时每一分半钟开出一辆，平时每两分钟开出一辆，车次也比有轨电车多……上海工人阶级就是这样用事实来回答帝国主义者的嘲笑的。有些外宾看到驾驶电车的，还有不少是女司机，翘起大拇指说：“真了不起！”……

南京路上的变化，真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我们只要透过马路两旁一扇扇商店的橱窗，就能清楚地看得出来。在透亮透亮的橱窗大玻璃后面，在光彩夺目的霓虹灯下，陈列着来自全国各地工厂的产品。瞧，这边是衣着用品：印花的、素色的、格子的棉布和毛料，漂亮的人造纤维——尼龙、卡普龙、维尼龙织品；那边，有精密的科学仪器，有新颖的电视机、收音机，有上海牌手表、照相机，有各种型号的金笔，



还有孩子们的电动玩具……哪一件精致、实用的商品，不是中国工人阶级智慧的结晶。南京路上，虽然找不到一家大工厂，但是货架上、柜台里摆着的几万种商品，却清楚地让人们看到祖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。在解放以前，情景完全不一样，那时候南京路上外国货满天飞。就说永安公司吧，百分之七十的商品是外国货，从高贵的化妆品，一直到铅笔和大便用的草纸都是洋货。几百种玩具中，只有一件“木头叫鸭”是国货。

年长一些的上海人，恐怕都记得：解放前，南京路上商店门口，一年四季都高挂着“大拍卖”、“大减价”、“不顾血本，买一送一”的骗人旗幡。实质又是什么呢？次货刚从后门进来，立刻改头换面充好货出售。

如今，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，看到每一家商店摆

出的商品，都是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的，营业员对待顾客都是百问不厌地笑脸相迎。南京路，整洁、繁荣，秩序井然，容光焕发！按理说，这样热闹的马路，清洁卫生工作是最难搞的了，可是南京路却每天都以干净、整洁的面容跟人们相见。在医药公司门口，挂着一口大钟。这口钟是政府奖给南京路这条卫生模范街的。人们管它叫“卫生钟”。每逢“三九”——九、十九、廿九这三天，早晨七点半，这口钟就“当当当”地响起来。于是，这条路上的店员、干部、居民就一齐涌出来，用自来水冲洗人行道、街墙、电线杆上的污垢，清扫人行道旁的果皮箱、痰盂，并且用药水消毒，像揩拭自己家里的用具那样，细心揩去剩下的水迹，把整条马路打扮得精光雪亮……

南京路，从 1865 年筑路时算起，再过一年该是它的一百周年了。提起它的历史，可说是旧上海、旧中国的一个缩影。在一百年间，它有八十五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官僚、买办、资本家血腥剥削、压榨、蹂躏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。南京路上的每一座高楼都充满罪恶，染满血腥。有一个名叫哈同的英籍犹太人，他依靠贩卖鸦片和进行地产投机发大财，

霸占了南京路一带的大量土地。他的掠夺手段是十分骇人听闻的。有一年，他用一万八千英镑的低价购进了永安公司的房屋基地，而以每年地租五万两银子的高价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。这还不算，过了三十年租期届满，房地还得无条件交给哈同。哈同收回房子和地皮之后，又把这座永安公司自己造的大楼卖给永安公司，从中又剥削到美金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元。这种吸血鬼式的剥削，只有帝国主义冒险家才干得出来！

最初，南京路是英帝国主义独占的地盘，以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的“公共租界”。过去的南京路，是一条罪恶的马路，但它也是一条富有革命斗争历史的马路。轰轰烈烈的“五卅”运动，多少优秀的工人、学生、知识分子，用鲜血染红了南京路。1925年五月卅日那天，两千多学生分成小组，在南京路上宣传，他们手里拿着的旗子上写着：“援助被残杀的工人顾正红”“收回租界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帝国主义派出了大批武装人员，碰见宣传的学生就抓就打。街上的学生和市民，看见帝国主义巡捕抓人，就围拢在老闸捕房门口，向帝国主义示威，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。帝国主义巡捕头子爱活生把手枪一举，下令“开

枪”！登时，枪声、喊声响成一片，人群大乱，血肉横飞，十几个人牺牲了，还有不少人受了重伤，帝国主义者还逮捕了五十三人。

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（卅一日）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，数千工人学生，不顾帝国主义的逮捕和屠杀，又到南京路一带示威游行，向群众解释谁是南京路大屠杀的凶手，号召群众继续斗争到底。那天，散发了五六十万张传单，使整个上海都沸腾起来了。帝国主义的屠杀，丝毫也吓不倒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众！

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五卅”运动。

上海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斗争、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的雄壮行列，出现在南京路上。1947年的“爱用国货，抵制美货”的斗争中，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烈士的鲜血洒在南京路上。解放前夕，反饥饿、反内战、争民主、争生存的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行列，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在这条马路上行进……

如今，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……

今天的南京路，已经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的马路了。那幢矗立在南京路外滩的“沙逊大楼”，现在

成了接待外宾的“和平饭店”。那座“跑马厅”大赌场，现在已经成了人民公园和上海图书馆。那所“老闸捕房”，现在已改成为祖国培育新人的中学。过去拷打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刑房，现在摆上单杠、跳箱，成为孩子们的体育房了……从前充塞着奸、淫、掳、掠、险、讹、拐、骗、毒……的南京路，现在变成了光洁的、热闹的、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南京路……

当我们夹杂在喜笑颜开、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干部、家庭妇女……人群中间，行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得到，正是他们，是南京路的主人！过去，许多在旧社会被人视作牛马的店员、职员，譬如外商电车公司招考新工人时，帝国主义者就像在牲口市场买一头驴马一样：先扒开工人的嘴，看看牙齿，看有没有隐瞒年龄。如果体格检查合格，就在工人的手臂上打上一个公司的印戳，这就是说：他已经属于公司所有，将为它作牛作马了——如今，他们有的当上了区、市或全国的人民代表，经常和党、政领导人坐在一起，促膝议论国家大事、规划上海建设蓝图。我们如果要写写南京路上人的变化，恐怕三天三夜也写不完呐。现在，让我们还是回到南京路上来吧。今天的南京路在为谁

服务,只要问一间开设在南京路上几十年的“王开照相馆”,再清楚不过了。解放前,进这家照相馆拍一张照,要好几斗米的价钱。劳动人民连肚子都填不饱,不要说拍照,就连在橱窗门口多看一眼也不敢。如今,时代变了,顾客变了,王开照相馆也变了。让我们来看看王开照相馆现在的橱窗。这边,陈列着“人民公社好”和“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接手记”的专题照片,国产出口机械的照相样品。那边,是人像摄影:有戴着斗笠、淳厚朴实的农业劳动模范,有精神抖擞的解放军战士,有拿着奖旗的先进集体,有天真活泼的“红领巾”……

说到为顾客服务,“大光明宽银幕电影院”隔壁的“五味斋菜社”,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。有天中午,五味斋来了一位两臂残废的革命军人。服务员见他满头是汗,连忙送上一把热毛巾,刚递过去,才意识到他两袖空空,没有手。服务员就替他擦脸,然后端上一杯开水,水太烫,便用两只杯子腾凉,送到他嘴边。接着一匙一匙地喂他饭菜。这时候,饭市正忙,店里早已坐满了客人。残废军人一面不断点头致谢,一面心里不安,要他先去招呼别的顾客。厨房里的汤、菜都端上来了,服务员一时很难分身,正待

放下碗筷先去安排一下。这时候，旁边的客人早就受了感动。一对工人夫妇模样的顾客立刻站起来，男的说：“服务员同志，你安心招待他，我们自己来端饭菜！”女的说：“让我来给这位军人同志喂饭吧！”这时候，很多顾客同时都站了起来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对，让我们自己动手吧！”于是，有的自己端饭，有的送饭给别的顾客，有的代服务员招待后来的顾客……这哪里像是在饭馆里，这和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分别。

有些事情，又小又平常，可是它也给今天的南京路添上了一些光彩。有天下午，一位顾客到医药公司要替青浦县一位老农民买种治肝病的药。不巧，这种药刚卖完，顾客很是懊丧。营业员想：他远道而来扑了个空，怎么办呢？就对顾客说：“同志，请你留个地址，隔天我有空，把药送到那位老农民家里去。”顾客将信将疑，勉强留下地址走了。谁知就在隔天下午，那位营业员利用公休，把药送到青浦老农民家里。当老农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药时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同志，想不到你真的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把药送上门来啊！托毛主席、共产党的福啊！”说着眼泪夺眶而出。

像上面这样的故事，在南京路的商店里，多得数

也沒法数。同在这条马路上,解放前却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情况。1947年,脑炎猖獗。南京路有一家药房囤积着几千支消炎剂,资本家只是一个劲地看涨,一支也不肯出售。一位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,跪倒在地上,苦苦哀求:“请你发发慈悲,卖两支给我吧!”老板连理也不理。一位好心的店员看不下去,悄悄地卖了两支给她。第二天就被老板开除了。那时候的社会,是多么冷酷无情啊!

让我们再来看看南京路上的另一种变化吧。解放前,南京路被人称作“没有文化的街”,除了一家专门卖几本洋书的小店外,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书店。但是,街头巷尾的一些小书摊,却摆着许多有毒的图片、黄色连环画,和下流的爱情小说。现在,南京路上,开设着一所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。这个十七开间门面的大书店的各个柜台都经常挤满了人。这家书店出售的图书有一万五千多种。它平均每天要接待五六千位读者,销售一万几千册图书。在这里不但可以买到用眼睛看的书,还可以买到盲人用手摸着“读”的书。这里真是知识的海洋,智慧的仓库!

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刚出版的时候,书店本来